

愁 并 跋

邢光祖

誰說春花沒有閒愁，
她的心事還不曾說透，
她在怪天風的不是，
風裏面有她三月的秋。

跋

幾箇月沒有寫詩，便覺得有點兒生疏。我時常把我的心靈——這期間的心靈，說是一個「不開花的地面」，我愛這麼說。或許是冬季，那樣的寒冷，一點子詩思抵不住料峭的西風，它不能在冷風裏面停留！正像一條金魚，在冰凝的水缸裏不能夠動彈，也許會凍死。不過它仍是耐着，等到一天春季來了，還得

會活潑潑地游着。我，跟雪萊一樣，心裏先存着一顆信念，「冬天來了，春天還隔得遠麼？」這樣我會心地笑了。

春天的脚步果然移來了，那麼地輕鬆！「在山查花吐葩的辰光，心靈便輕佻了，」史文朋（Swinburne）沒有錯，無論誰都感着莎翁所感着的：「當那傲氣的四月來了，披上了它的珍飾，它給與一切一種年青的生氣。」你瞧那一個臉龐上不映着桃花的笑？誰不感到脚尖底下一陣子的鬆軟？一股股輕風在人們衣角上唱着歌，大地上的光景真美得像詩，像一幅緋色的畫，像一個半醉半癡的女子……。

但是記住春的沉迷的背影是傷感。我不說悲哀，那恐怕語氣太重了一點，「夢裏的惆悵，」許是有些兒相似。每次我倚窗沉思的時候，我總是覺得春天的寒重，晚風的冷酷，我所得到的影象是屬於理智的，不是感覺的。這回我捲下了窗帘，那窗子外桃紅的影子化成過去的鴻泥，是記憶裏的殘灰，我祇做沒曾看見。

這是春花的心事，她有她「三月的秋」。

關於黑暗面的把握

風子

不知道從什麼時候起，據說文藝作品有了差不多的現象，翻翻刊物，差不多？是的。于是有心人就大聲疾呼，想出種種辦法來，然而一看那些辦法，持論高超，卻也還有一個同樣的現象；差不多。

古有所謂以毒攻毒，則現在的以差不多治差不多，那結果，我想，恐怕也是差不多的吧。

不過介乎高論與打諱之間，卻也存在着切實的意見，在充實生活的口號下，有人提出了祇寫你所深知者；在開展題材的口號下，有人提出了選擇歷史題材和把握黑暗面。關於後者，我以爲是尤其值得討論的。

在二卷十期的文藝陣地上，黃繩先生首先解釋到這一個問題，他說：

黑暗面的諷刺和暴露，可以促進軍事上政治上缺點的改革，促進對於人民生活改善的注視，矯正祇見白不見黑的淺薄的樂觀派的錯覺，這樣的文藝作品包含着豐富的教育意味，而當前情勢也正要求着文藝教育性的充

分發揮，所以應該得到高的評價。

這一段話，對於黑暗面的把握的意義，以及文藝作品題材的應該廣泛化，說得相當明確。但我們所引爲憂慮的，倒並不是作家們對於這一問題認識的不毅，而是在實踐的過程中，必須怎樣寫法，這才不至于動搖人民對抗戰的信心，不至于被敵人和失敗主義者所藉口，而成爲悲觀文學的標本，這一點，是應該十分注意的。

譬如，就以張天翼的華威先生爲例吧，這一個典型，是專門諷刺忙而不作的抗戰老爺的，就技巧說，的確是一篇相當成功的小說，但在近來，上海灘上的一些唧唧喳喳的文人，卻把一切忙于工作的人，都稱爲華威先生，那就等于把抗戰工作的緊張與忙迫，加以否定了。我想，這些專門取消抗戰工作的文人，也正是黑暗的一面，可以成爲典型的。

然而倘要刻畫這一個典型，同時不使大家對所有的文人發生惡感起見，那末，我們首先必需暗示，這不過是局部的現象，並非全盤如此的；其次，是這現象的改進的可能性。在態度上，也必須把無情的冷嘲，改爲有情的諷刺才好。

對一切黑暗面的把握，就情形論，是都應該如此的。

三月念八日。

樊卡

俄國 契珂夫作 孟永祈譯

在鞋匠愛利金那裏當學徒已經有三個月了，九歲的樊卡，薩阿夫，在聖誕節的前一個晚上，並沒有上牀去睡。一直等到主人，女主人和夥計們都出去做早禱之後，從主人的碗櫃裏取得了一小瓶墨水和一支筆尖生了銹的筆，再在他面前攤開了一張很皺的紙，他開始寫信了。

在他還沒有決定第一個寫什麼字之前，他偷偷地望了望門和窗，又幾次地瞥視着那黝黯的聖像；在他的二旁，有裝滿了鞋楦的架子伸展着。他發出了一聲絕望的慘痛的嘆息。

紙是攤開在一張長凳子上的，他跪在它前面。

「親愛的祖父康士坦丁，馬加爾列奇」，他這麼寫，「我現在正在寫信給您，我在向您恭祝聖誕，並希望上帝保佑您，我沒有爸爸也沒有媽

媽，您是我唯一的親人……」

樊卡將他的視線投向窗子上去了，在它上面，因為蠟燭的反射光線的眩耀；他祖父康士坦丁，馬加爾列奇——他是在席爵萊夫公司裏守夜的——似乎就很清晰地在它上面顯現了出來。他是個瘦小的，然而有着非常的活力和精神的六十五歲的老頭子。常常帶着笑容，矇矓着眼。在白天，他在廚房裏睡覺，否則呢，就和厨子們開玩笑，一天到夜晚，他就裹了件很大的羊皮外套，在所要巡守的地方踱着，輕輕地用他的棍子叩着地面。在他後面，跟着二條狗，都垂着它們的頭：年老的雌狗凱絲坦克，和費恩，它所以叫費恩，完全是爲了它黑色的毛皮和長長的身軀跟一條泥鳅是極相似的。費恩是條非常有禮貌而且溫文善良的狗，用它和善的目光看望每一個陌生人像望

着他主人一樣，但實際上它是不可靠的。在它的尊敬和謙卑的後面正藏匿着無比的惡意。關於怎樣偷偷地跑近人們去在他們的腳上咬上一口，怎樣溜進食物貯藏室，和怎樣去偷捉農夫們的小雞，是沒有一隻狗再比它知道得更多了。有過二次了，它曾被吊了起來。在每星期裏，它總有幾次要被打得半死，但它總是能夠復原過來的。

這時候，無疑的，樊卡的祖父一定又站立在大門口了；凝神地遠眺着明亮的紅色的鄉間禮拜堂的窗子，跳躍着他穿在長統氈鞋裏的雙足，跟廣場上的人們在說笑。他的棍子掛在腰帶上。當受了點寒之後，就發出一陣低小的乾枯的老年人所常有的那種咳嗽。有好多次竟挾住了一個丫頭或是一個廚子打起渾來。

『要吸些鼻煙麼？』他問，掏出了他的鼻煙盒子遞給那些女人。女人們嗅了一些，都打起噴嚏來。

在這時老人是跌進了無邊的狂喜裏去了，發出了很大的笑聲，喊了出來，

『丟掉它吧，它會吸進你的鼻子裏的。』

他又把鼻煙給二條狗，凱絲坦克打起噴嚏來，皺緊了它的鼻子，像受了傷害地的跑開了。費恩啦，搖動着它的尾巴，很有禮貌地拒絕了。

是一個有着很好的天氣的日子，沒有一絲兒風、天晴，有着霜。雖是個黑夜，但整個村莊，它的白色的屋頂，一陣陣從煙突裏冒出來的烟，披着銀霜的外衣的樹枝，雪堆，你都能很清楚地看見。天空裏燦耀着燦爛的眨眼的星星，天河是這樣清晰地橫亘在空中，看去幾乎使人相信它是爲了這佳節特地用雪把它拭洗的……。

樊卡這時候嘆息了。浸他的筆到墨水裏，繼續地寫下去：

『昨晚，我挨了一頓打，我的主人拉着我的頭髮，拖我到場上，用鞋匠的鞋蹬打我，原因是爲了當我搖着他睡着的小孩的搖牀時，我不幸地睡着了。也就在這禮拜，我的女主人叫我去洗一條鯪魚，爲了我先從尾巴洗起，就把魚胞貼在我臉上。那些夥計嬉弄我，差我到酒店裏去買伏特加，叫我去偷主人的黃瓜，結果主人拿到什麼就拿什麼來打我。食物是缺乏的。早晨吃麵包，中

午，粥，晚餐又是麵包。至於茶或是酸菜湯，那祇有主人和女主人他們自己才能享受。他們叫我睡在走廊裏，當小孩哭的時候，我得當心着不能睡去，還得去搖他的搖牀。親愛的公公，爲了上帝的緣故，請您，無論如何，把我從這裏帶出去吧！帶我回到我們的村莊上去，我不能再忍受下去了……我要跪在您面前，永遠的向上帝祈禱，請從這裏救我出去吧，否則我會死的……」

樊卡的嘴唇下垂了，用他髒的手擦着他的眼睛，他泣吸起來了。

『我答應用烟草供奉您』他繼續着，『我將永遠的向上帝爲您祈禱，倘若我有了什麼錯處，您可以鞭打我像鞭打一隻灰色的山羊一樣。假使您真以爲我不能找到什麼事做，那末我將懇求總管，看上帝的面上，讓我去措拭鞋靴，或是代替費迪生去當個下賤的牧童。親愛的公公，這裏的生活我實在不能再忍受了，它會殺死我的……我想跳回我的家鄉，但我沒有鞋子？我又很怕霜。當我長成後，我會照顧您，使任何人都不能欺侮

您，當您死了之後，我將爲您的靈魂的安甯祈禱，像我爲我的媽媽蓓蘭格亞一樣。

『講到莫斯科，這真是個大城市。全是些士紳們的住宅，有着很多的馬，但沒有羊。狗呢？沒有一條是野頭野腦的。那些孩子們也不佩着星形的徽章聚在一起，也沒有一個在唱詩班歌唱。有一次，在一家商店的櫥窗裏，我看到了許多繫在線上的釣魚鉤和一些釣魚竿，都是出賣的。這些釣魚鉤任何的魚都一樣的便利。那裏還有一個鈎子可以鈎得起一條一磅重的魚。那裏也有許多店家陳列着像主人所有的那種獵槍，我想它們一定每支要值一百盧布。在肉店裏有着山鵝，鷓鴣，和野兔，但那是誰去打來的，和從那裏運來的，店裏的人沒有說。』

『親愛的公公，當老爺植置聖誕樹的時候，別忘了代我拿一個金色的胡桃，藏它在我綠色的匣子裏。請你向亞爾茄·依葛納薇娜小姐討，說是樊卡向她要的。』

樊卡不斷地嘆息起來了，又朝着窗子望了望。他記起他祖父是常帶着他的孫子到樹林裏去找

聖誕樹的。那是怎樣快樂的時光呀！霜在他祖父脚下發着沙沙的聲息，在樊卡的脚下，同樣的也有着沙沙的聲息。在沒有砍下聖誕樹之前，他祖

春假歸來 家已毀！



父吸着他的烟斗，嗅了些鼻煙，開始跟可憐的凍僵了的小樊卡開起玩笑來了……。

被白霜所包裹的年青的樅樹，一動不動地站

着，像在看它們中究竟那一棵先死掉。突然，一隻野兔子，不知從那裏出來的，跳過了雪堆……他的祖父忍耐不住了，叫喊出來：

「捉住它，捉住它，捉住它，嚶，這個短尾巴的壞東西！」

當樹被砍了下來以後，他祖父拖着它到主人的住宅裏，在那兒，人們就開始把它裝飾起來。年輕的小姐亞爾茄·依葛納薇娜，樊卡的大朋友，是中間最忙的一個。當小樊卡的母親蓓蘭格亞還活着在這裏當女傭人的時候，亞爾加·依葛納薇娜常把他的袋子都裝滿了糖果，當沒事做的時光，就教他讀，寫，數數目，甚至還在一起跳方形舞。當蓓蘭格亞死了之後，他們就把孤兒樊卡送到廚房裏跟他祖父在一起，從廚房，他又被遣送到莫斯科鞋匠愛利金那裏。

「快些來吧，我的好公公」，樊卡繼續着寫，「我求您看上帝面上把我從這裏救出去。哀憐哀憐我這苦惱的孤兒吧，因為在這裏，他們打我，我又非常的飢餓，我是苦痛到不能向您訴說了，我是常常哭泣的。一天，主人用鞋楦打我的頭

，我當時就倒在地上，幸而還能免於一死。我整個生命就是「不幸」，比任何狗都不如——。我在向愛列奧那，獨眼的鐵郭爾和車夫祝福。不要讓任何人弄我的口琴。您的孫子伊凡，捷呵夫寫。親愛的公公，您來吧」

樊卡把他的信紙摺了四摺，就放進一個在昨晚化了一戈貝買來的信封裏去。他想了一想，把筆浸到墨水裏去。於是寫地址。

「鄉下，我的祖父收」，他搔了搔他的頭，又想了片刻，加添了：

「康士坦丁·馬加爾列奇，」

很高興任何人都沒有來打擾他的作書，他戴上了他的小帽，也沒披上他的羊皮外套，僅僅穿

着襯衫，就跑向街上去了。

在他前夜去詢問過他同那個野味店裏的夥計曾跟他說：信件是應該投進郵筒裏的，從那裏，它們就被吃醉了的郵差裝在郵車裏跟着它的鈴聲被送到世界的各個角，裏去了。

樊卡跑到第一個郵筒，把它寶貴的信投進了縫裏去。

一小時後，為希望所牽誘着，他很甜美地睡着了。在夢裏，他看見一隻火爐，靠近這火爐，他的祖父架起着他的腿坐着，赤着腳，正在給廚子們讀一封信。費恩呢，繞着爐子跑來跑去，搖動着它的尾巴……。

(完)

屠龍話集

堅

(一) 無窮

我曾胡亂地想，什麼最可怕？

黑夜裏打雷，大海上翻船，半空中丟炸彈，

遊戲場內失火，都很可怕；但這有法想：屋上裝避電針，就不怕打雷；身邊佩一救生圈，就不怕翻船；多築幾間防禦室，就不怕炸彈；坐位靠近

些太平門，就不怕失火。我想天下最可怕的東西，是叫「無窮」，因為牠教人沒法想。

記得小時學算術，教師講 2 的平方根是不盡數，我就不信，自家一點四一四……的開下去，不知到多少位沒盡時，已是頭暈，目眩，耳鳴，腕痛，昏倒桌案上。就這一回，便得了一種怕「無窮」的症，提起什麼是「無窮」，腦中就覺空空洞洞，渺茫無際，甚至見了 ∞ 符號，也會心慌得利害。

有一次，無意的揭開莊子，看到「至大無外，至小無內」兩句，略一留神想，頓時就是一陣空空洞洞，嚇得從此不再看這類哲理的書。

近來學科學，時常碰到空間時間兩個術語，

我總輕鬆地放牠們過去，不敢和牠們為難，因為我知道牠們挾有「無窮」的利器，使我胆寒，不能制勝牠們的。

前幾天陰雨，同室的人關在暗黑的房間裏談天，說到秦始皇想成仙，差人尋求長生的藥草；又說拿破崙第一要征服全世界，那種氣吞牛斗的雄心，我聽了知道他兩位還沒明白「無窮」的利害，着實替他們心焦，出了一陣冷汗，幾乎連空空洞洞的病都要再發起來。

「無窮」，可怕！牠是宇宙最偉大的東西，只有造物能支配牠，要憑人的聰明力量在牠面前逞強，真是孫悟空駕筋斗雲，始終跳不出如來的掌心外！

五月一日震旦。

富貴病

楊彥岐

發了財，就容易染上富貴病。所以，我說，你得小心。譬如說老康吧，如今是煊赫一世的闊人了；有一個大富之家：闊排場，闊行頭，一家

大小從頭到腳沒一處不夠闊氣。他，早得了富貴病；我看來，闊人不得富貴病，就不能名副其實。

記得八九年前，老康口袋裏常常空得不名一文。隨便往朋友家一坐，開口便是：『今天我又要來找你賑濟一頓飯了。』於是，與朋友相顧而笑；他是自憐的苦笑，朋友是同情的苦笑，拚在一起：苦笑，苦笑；直到飯後，他一聲『再會』溜跑了，上前街別的朋友那裏再去苦笑。

家裏給寄了錢來呢，也是一家家朋友那裏跑。『走，去吃一個痛快吧！』拖了朋友的手就跑，那怕有天大事。

人人說老康真好！

好像那次有一個舊同學來找他，問他商量幾個錢用用。爲的是那位老同學失業半年，家徒四壁，實在到了山窮水盡的時候，你猜老康怎樣？他，馬上，從口袋裏掏出匯票一張，爽快的往老同學手裏一塞。老同學細細一看，匯票上赫然寫着五百元正，是老康家裏給他寄來的錢，給他還欠租的房錢和吃飯用的。

『我用不着那許多，你自己留下一部分好了。』

『什麼？全給你還不好？』

老同學走了，討房錢的來了；老康拿起大衣，先去當鋪，然後再往朋友家一坐。苦笑。

說起他，我話正多着呢。我自己不認識，可是久聞其名。我家有人認識他，他也來我家苦笑過，我也見過他那付苦笑的臉兒。他人好，我知道。性兒有點像影片上的華雷斯皮萊，我承認。并且，我就喜歡這一型的人物。純潔，坦白，也許可以說是天真吧，像小孩。

他大學畢了業，起先沒找着事兒；後來不知道怎末混到一個好差使。好是好在薪水大，事少；他自己說他是『臥薪』的人物——『臥』在家裏拏『薪』水。值得被人罵，值得被人瞧不起；不是嗎，他自己就瞧不起自己。

漸漸的，大概就是爲了不自愛的道理吧，閒着的時候太多，就到處亂玩：吃喝嫖賭，沒一樣沒興緻。他說他酒色財氣，樣樣有福，所以，玩是只有好處，沒有害。

這時候，老康還是老康，直爽，純潔，坦白……朋友沒錢向他告貸，有求必應；錢之外，只要他能幫忙，他準肯幫忙。托他的事兒，祇要他

一口答應，沒有不做成的。但是有什麼蹩扭的事兒，他會對你直說，不問使不使你難堪。你要是話藏着，瞞他，被他知道了，他會對你發一頓不大也不小的脾氣（其實是牢騷；）發過脾氣，當天晚上，你正預備吃晚飯的時候，他來了，『走，去吃一個痛快吧！』吃過，會拉你一起去賭，你沒錢下注，他會偷偷的把十塊五塊的鈔票塞進你的衣袋；等你摸着這一捲捲花紙時，他便來了：『試試運氣看！沒關係。』你試，輸了，不要緊；贏了，本錢也不必還，整個兒算你的，不但如此，他還會陪你笑，慶賀你。

老康，馱子，這四個字就此發生聯繫了。人家看見他，便笑了。這笑，不僅是打招呼，還是諷刺，諷刺他的馱。而他自己呢，也笑，但是除了打招呼之外，並沒有自嘲的用意。他的腦筋是直爽，純潔，坦白；別人的腦筋却都有一層一層五花八門的用意。

不久他失了業，用錢却越來越兇；入不敷出，於是就賭。賭光了，捲起鋪蓋往朋友家裏跑；賭贏了，第一流旅館旅客牌上就有他名字。失業

，後來又得了業。是做買賣。運氣好，進賬滾滾來，比賭場贏來的數目大得多。他很高興。由朋友做媒，結了婚。

才結婚的時候，他本想安分一點，享受點天倫之樂，家庭之福。可是孩子一養，夫人的如花如玉貌衰老了，不夠美，非得另找出路不可，就這末念頭一轉，晚上十二點前從不回家。不但回家，連朋友家也不去了。朋友們差不多快忘了這『苦笑』的老康。

生意興隆，他就財運亨通，更不想在十二點以前回家。

天下事殊難順人意，老康好好的在那裏變態，忽然平地起風波。生意一落千丈，洋錢不進門。原因是私貨充斥，繳稅的一概倒霉，老康的老闆昏了神志，口口聲聲要辦結束。老康急得整天流着黃豆大汗珠，東奔西跑，想找一個好法子，來挽回千鈞一髮的危機，可是命中注定如此這般，人力焉可挽回？老康的生意拆了夥。

那晚上，沒到十二點，老康，帶着幾百斤的兩條腿，蹣跚走回家。到家却碰到滿屋子的小孩

子，討厭！神經都擾得快炸斷了。坐着，吸去幾十支大前門，翻了幾十遍新聞報。心裏又空又亂，擾得一團黑。

錢，一個又大又亮（亮得刺眼）的字，在他眼珠子上敲着，敲得滿眼火花金星。閉眼，想定神，可是才閉眼，就看見千萬疊花花綠綠的法幣。他媽的，見鬼！站起身，還是到朋友家苦笑去吧。

才出家門，迎面走來老闆先生。

老闆也是糟了急，打算索性做私貨買賣。勾通不要臉的捐客，走私。這樣，錢就能到手！『鈔票！』老闆擠着眼睛望着老康。

老康，兩手桌上一拍：『不能！』說完，嘴就閉緊了。

老闆看看他，發表了一篇『走私無罪論』。

他率直，他坦白，他天真（？），他來一篇『走私者是狗』的宣言。老闆嚇跑了，還忘了戴帽子。老康抓起老闆的帽子往窗外丟，剛好，老闆走沒幾步，帽子正飛到腳上。

此後，他就跟這老闆絕了交。也是他生平第

一次跟人絕交。

漸漸又恢復舊狀了。就一件事恢復不了：賭。賭上了癮，是沒法子改的。

朋友家裏，又來了個老康。老康自憐的苦笑，朋友同情的苦笑。笑完了，一起去賭。贏了，回家跟老婆親個嘴，輸了，回去打小孩。日以爲常，一天一天挨着日子過。

有那末一天，太陽照例升起來，人間一切照例活動。老康心裏却動了勁兒。他一大早起來，先往銀行取出所有的存款，再回家偷出老婆所有的金銀手飾，最後把家裏能賣錢的東西（真正乾隆年製的小花瓶，老婆的第二生命，也在內），一一檢出，裝了箱子，搬出去。盡一下午的功夫，全去換了鈔票。待到日落西山，鮮豔的彩霞滿堆天邊的時分，抱了一千九百多塊錢的法幣，回家了。老婆出去。還沒回來。小孩子在那裏捉迷藏。這，全不關他事，他祇知道換了一身衣裳，（因爲要揀一身最吉利的）抱了一千九百多塊錢，出門，先往朋友家，湊足了兩千，然後，盡兩條腿的全力，趕到賭場。

上天保佑，無往不利。手氣之順，出乎意料。思潮之下，百發百中。任意下注，萬無一失。

鈔票炫耀着他的眼睛，來呀，一疊，又一疊，再一疊……

兩千塊，變，變，變得老康簡直自己不相信。是夢嗎？不是！是真的事。瞧，這一堆至少三萬，還有，那一堆更高些，至少四五萬。

三萬，四五萬，一直往下變。

東方魚肚白。老康定一定神；數一下。嘿，老天爺，一夜滾進了十四萬三千九百二十五塊大洋！

× × × × ×

以上是歷史。

如今，如今老康完全變了。變胖了，變聰明了，變得『世故』多了。儼然一個富家翁。并且，人人都吃驚，他從一個放浪不羈的人物，一躍而為神通廣大的守財奴了。

是天下奇蹟嗎？且看下面一段故事。

老康自從那夜之後，辛苦了好幾年。現在，是『大善士』，是難民賑濟團的總團長。當然，

賑濟難民的『賑濟』，不是從前『今天我又要來找你賑濟一頓飯了。』的『賑濟』。以前是忌諱的『秘密』，今日是『事業』。

有一次，是最近的事。新聞紙上用二號鉛字排出老康救濟難民捐款的數目：『十萬元』。後面，附了一段新聞，說除老康之外，尚有零碎捐款總計三萬一千餘元。

原來，其實我不該如此嘴快的，他何嘗掣出過十萬元來呢？他發了財，熟人便汗牛充棟起來，人手衆多，捐款便非難事。只要捐款簿印得多，錢不會沒有。結果，共捐來十四萬一千餘元。款子繳齊那天，請了一次大客，用去一百餘元，同時又出了一萬元，分贈知其情者，作為『緘口費』。賸下十三萬一千餘元，好，十萬算他自己的吧。天不知，地不覺，人鬼也全瞞住，只有幾個人知道，也都有『緘口費』保了險。真是又安又妥的好計策，不但老康自己高興，就是他太太，姨太太們也全都笑了，笑自己嫁了一位『大善士』，豈不快哉，豈不快哉！

老康今日的家，堪稱大富而無餘了，門面排

場，只要你想像得到，他便應有盡有；不必勞我詳述。

近來見到老康嗎？恐怕又胖了些吧，面上的紅光想來又略增數分。不幸（這真是他的不幸）在我心目中，有一幅老康轉變圖，是連環的，畫出老康怎樣從直率，坦白，純潔，的人變着滿身

十年祭

薇

——獻給祖父在天之靈——

十年前一個初夏天氣晴朗的日子。

在滬西某寄宿的教會中學裏。

下午四點舅父來看我，他要我請假回家，家

中有信說祖父病重。

這消息有些出乎我意料之外，因為十天前我還接着祖父的來信。

可是我終於跟着舅父上校長室請假，到龍華，趁上六點由上海西開的夜快車。

車廂內擠滿了人，我和舅父，很費力地佔上

銅臭。華雷斯皮萊的性格早跟老康一刀兩斷，脫離了關係。

也許，可以說老康生了富貴病了。這變得聰明，變得『世故』變得吝嗇，變得精明，變得奸滑，變得失了人性的老康！我懷念你失去了的舊靈魂。

了兩個座位。

坐定後，背後有人在招呼我們。

『×弟！』我把頭回過去，是我的鄰居。

『×弟！你的祖父昨天晚上過世了。』

『祖父死了』。這四個字突然如一塊沉重的鐵壓在我幼小的心靈上，我感覺一種有生以來從來沒有感覺過的心情。

我沒有吃舅父買給我吃的香蕉我也沒有聽舅父和我的鄰居的攀談；除了傷寒症三個字以外，他們的話我什麼都沒有聽見。

舅父和鄰居攀談，引入同事旁人的嘆息，許多人都表示同情似的向我看，可是我却看不清他們，我覺得眼前很迷糊。

一點鐘後我跑在舅父的前面，第一個跨進我的家門，家裏人倒不少，可是都很沉默。

我碰見了媽，媽頭上裹了白布，我輕輕地叫了一聲媽媽。

媽沒有回答我，她只把頭微微地低了低，我跟着媽，媽把我領到祖父的靈前。

當我用抖動的手，揭開蓋在祖父臉上的白布時，眼淚從眼眶內湧了出來，我大聲喊『祖父』。

可是祖父沒有回答我，是祖父第一次不答應他孫兒的呼聲。

這天晚上我第一次失了眠。

我的失眠是很自然的，因為這時我的心緒太亂了，十年來，祖父待我的一切都重覆迴入我幼小的心靈上來。

我是祖父的愛孫，親戚朋友都這樣說；甚至因此引起我小叔小姑的嫉妬，可是他們親友們，

雖知我的叔姑們嫉妬我，怎麼會懂透祖父待我的慈愛呢？只有祖父自己明瞭怎樣的寶愛自己唯一的孫兒，只有他的孫兒纔會懂得他的慈愛于萬一。

四歲起，我就離開了慈母的懷抱，而受祖父的撫育，祖父就用天下最愛兒女的父母的慈愛來愛護他的孫兒。

我在家裏小名是「×官」可是祖父却總叫我「×因」也不時叫我「好因」雖然我却沒有叫過我的祖父『好祖父』。

祖父用最大的關心來撫育我，他關心我的衣着，關心我的飲食，關心我的健康和疾病，我念了書，祖父更關心我的學業，連我的婚事都在他計劃之中——那時候我才十五歲，

七歲起，我離開了保姆獨個子睡在祖父房內的小床上，每晚，祖父必等我睡好了纔自己睡覺，在夜裏我有時夢囈——低聲的呢吟，會引起祖父極度的不安，他雖已是五十多歲的高年，却每次總爬起床來看看，是否睡着，被頭可會掉在地上。

明天起來後，他總問：

『×因你不好過嗎？怎麼晚上叫起來呀？』

可是我自己却一些不知道，祖父已經在昨天晚上起來看過我了。

也有時，我朦朧中醒來，看見燈光下祖父多縐紋的臉關心的看着我，我仍是朦朧的睡去；雖在搖曳的燈光下，祖父多縐紋的臉仍是關心的看着我！

祖父最怕他的孫兒生病，可是我幼時偏是多病：大病每年有，小病更是一月兩三次，逢到我生病的時候，是祖父的慈愛表現得最明顯的時候，是祖父最勞心力照顧我的時候，他簡直什麼事都不幹，只想盡種種的方法要他的孫兒病好，金錢的耗費和勞力的奔走一樣的不憐惜。

因此我的身軀，雖然孱弱得像蘆葦一樣，可是病魔却不能把這蘆葦打折。

我小而多病的生命的保存，是我祖父劬勞的結晶。因為我的一個哥哥和四個弟弟都是多病早夭的，因為祖父沒有像關心我那樣關心我的弟兄們。

病時的孫兒，是祖父眼中的王子，記得有一

年，我足上生了小瘡，懶得走動，每天由僕人把我馱來馱去，可是不知怎的，有一晚快睡覺的時候，我使起性子來，不要僕人馱了，哭着，叫着，不肯上樓，祖父也不罵我，最後却把我馱在他背上，一步一顛的跑上樓梯。

我這一次太妄用了祖父的慈愛了，我以後永遠悔着這一件事。

九歲時我喪失了我的慈父，這是一件我家庭中最悲傷的事情，沒想我的祖父，我年老的祖父，眼睜睜看他年輕的兒子死去，遺下我們母子三口的重担在風燭殘年的祖父身上，祖父內心的慘痛是如何呢？

可是祖父還假裝歡喜的安慰我。

『×因別哭，父親死了，有祖父寶貝你的。』

『×因！祖父不死，你不會吃虧，只要你祖父不死呀！』

.....

祖父更關心我的唸書，五歲起他教我識方字

，七歲送我進初小，把我托給小學校的校長，每次跟校長上學退學。

升入高小時，祖父特地設法去認識牠的校長，特地請他來家吃飯，把我托咐給他。

學校念的：麼，了，的白話文，祖父怕我不會文言，請了他的好友，一個遜清的老秀才替我改作文，他自己再教我論語孟子。

在祖父的提掖獎勵下，培養起來我唸書的興趣，因此我唸書的成績一直不很壞，我的『文章』更不時得到那老秀才的好評，祖父因此很引以為樂，他把我的課卷和成績報告單很謹慎的收藏起來，把學校給我的獎狀，配起框子掛在他書室的壁上。

祖父每次有朋友來，總會在他們面前把他的孫兒吹捧一下，有時拿出文課來請那位朋友拜讀，他們當然是一味的恭維。

『×兄』令孫將來前程無限的，

『×兄』令孫將來的成就，在你我之上呀！

聽見這些話，祖父滿着縐紋的臉上露出了笑容，的確這是他最喜歡的時候、因為他聽見有人

說他孫兒好話。

祖父也不時對我說：

『×囡』！你要替祖父掙氣呀！

.....

祖父是一個有熱血而精明幹練的人，假如時運好的話，他一定會有很好很大的成就，可是中年他的事業失敗，他的兩個兒子不得力，他就帶了滿腔悲憤的心緒，回到他的故鄉，生了一場大病後，更離開他妻子兒女的家，而獨個子去住在城外，這是為什在他膝下的就祇有他四歲的幼孫。

他費了十年精血，把四歲的幼孫，培養成會寫會算會念洋文會寫文章的中學生，他內心的歡樂是不可形容的。

因為我幼時相當聰明，祖父在我身上找到了他的希望，寄託他的希望，因此祖父常常把父親的奮鬥歷史講述給我聽，更講述他自己中年的歷史，雖然在這歷史中，他焦了多少心，流了多少汗，而他的結果還是很不幸的。

『×囡，不要學你的父親，不要學你的叔父

，你的沒有出息的叔父，要學你的曾祖，要學你的祖父，你要替祖父掙氣呀！

『你要替祖父掙氣呀』，不知多少次，祖父鄭重地對我說。

.....

爲了念書的緣故，第一年離開祖父的懷抱而來上海，而祖父就在我開始離開他的時候，仙逝了，祖父將永遠離開他所寶愛的孫兒了。

『十年』

十年的光陰過去了，沒有了祖父的庇蔭，沒有了祖父的照顧，年輕的我，在吃人的偽善社會內掙扎；十年的經歷，使我認清了所謂社會，所謂人情世故，所謂親戚，所謂.....總之所謂做人。

僥倖，雖然中間有過二年因生病而輟讀，從初中念到高中，再從高中爬入最高學府十年後的今天，正是快要離開學生生活而預備進入社會的時期。

假如祖父沒有死，眼見他寶愛的孫兒中洋舉人，他的快樂一定是很大的。

.....
可是畢業後怎麼呢？

我簡直不敢想起未來，只有在我進大學的第一年對未來纔有一些憧憬，可是現在未來是一個深淵我看不到他的底，我因此連看却不敢看牠。

假如祖父看見他孫兒的未來是如此黯淡時，他的失望又將如何呢？

祖父希望他孫兒替他掙氣，他孫兒也爲要替祖父掙氣，纔在困難中掙扎着，念完大學的最後一年課程。

然而是否就能掙氣了呢？

.....

祖父逝世十年後的今天，雖然故鄉是滿地荒烟，我仍舊要設法回到故鄉去在祖父的墓地上，我獻給祖父我十年中的工作和成績，雖然這工作只限于一些書本知識的獲得，雖然這成績只是幾紙花綠的文憑，可是我要許願給祖父，在未來的十年中，我要努力，我要奮鬥，我要用自己的力創造我自己的未來，我不消極，我不腐化，不斷地努力不斷地奮鬥，替寶愛我的祖父掙氣。

古城與人

孟永祈

「凝視着桌上的燈，你在思索些什麼呢？」
我麼？我正在憶念着那個城，那個我所常常向你說起的古老的城。

「你眷戀着它麼？」
是的。曾經有很多個黃昏了，在靜靜的燈光前，我不自覺地開始了我寂寞的憶念。但我一些也不能找出我自己這感情的線索。最奇怪的是有一次，當我走過一家花店時，在它玻璃的 Show Case 裏，我看到了一束不知名的黃色的花朵。花的顏色和形式都很普通，我找不出它任何能够引起我對鄉土起懷念的理由。但不知怎樣的，突然地，我發覺我自己正在憶念着那個古老的城了。又有一次，從無線電收音機裏，我聽到了一支極流行的歌，歌聲是愉快的，但是是屬於下流的一種，是由一個女性的金屬的聲音唱出來的。歌聲終止後，同樣地，我發覺我又在想念着那古城了……。

「你這種聯想實在應該說是很怪異的一種。怪異到使我想不出任何的理由

來解釋它。

我十分之十的同意你的說法。因爲，在好久以前，我就有過想找覓出這種聯想的路跡的企圖。當時我曾化了許多個黑色的夜晚去苦苦地沉思，但我一些也沒有找到什麼結果。

「我想也許是那古城。把你的靈魂吸走了一部分了。……！」

這也許是可以用它來解釋一切的全部理由中間的一部分。在那帶子似地繞着的蒼黝的城垣裏，我居住了八年的時光。在那裏，澄潔到好像沒有底的藍天，不值錢的太陽光，和清新的空氣，沒有塵埃和都市的鬻音的街市，住民鎮靜，紆緩然而很有風趣的談吐，我的靜寂的家，都牢牢地拖住了我，使我不想遷居了。但是爲什麼當時輕易就把自己的感情和這些沒生命的東西聯擊起來？這又是個連我自己也想不出答覆來的問題。

「你的話語開啓了我的思想。照你的說法，那該是個極可愛極可愛的城。它使你着了迷了，像……。」

不，我的親愛的朋友，我甯願就說它是一個神祕的城。因爲，就是在白天，它也能使我很多的有趣的幻想；使我做很多很多的美麗的夢。我彷彿真的跌到了在童話裏所敘述到的那種境界裏去了。那是另一個世界。我聽了花朵在黃昏的微風裏訴說着含着春情之類的情感的詩詞，綠草在星辰下面細微的呼吸，

蟲豸們的理性的談話。若說這的境界是一種夢的境界，那末我可以說在整個白天裏的大部份的時光裏我都在做着夢。更奇妙的是沒有一些聲音會來打擾我的美麗的夢，（這古城就是在白天也沒有什麼討厭的嘈雜的聲音）。我可以在白天任意地編織着我的夢，像在黑夜裏一樣的方便。

「它是這樣子的一個城麼？」

是的。它就是這樣子的一個城。曾經有一個居住在北方的朋友來過這樣的一封信：說要我告訴他一些關於這個江南名城的風土人情之類的話。在我給他的長長的覆信的末尾，我加了這樣的一句：這是個「夢之都」。

「夢之都？」

是的，一個使人在白天也能靜靜地做夢的都城。

「但是，我的朋友，你知道我是剛從熱帶的南方來的，像你的那位北方的朋友一樣，我的感官跟這明媚的江南的一切都是生疏的。你的任何敘述都使我感到興趣。我覺得我也在愛起這城市來了。我要你給我更多的關於它的敘述。」

我不是給你說得已很多了麼？昨日不是我還給你看了它的很多的風景照片麼？你還要我告訴你些什麼呢？

「我要你告訴我你是怎樣在那裏過你的生活的？」

在一種完全恬適的情狀下面過我的生活。我住在一所落寞的大宅子裏，是一所不大能聽到人聲的大宅子。在我的書房的外面，是一個很大的庭院！有着各色各種的花樹，但使我不解的是巍然站立庭心的一株古老的柏樹，不知當初築造這宅子的人，爲什麼要把這通常種植在墓墳上的東西種植到這宅子裏來。或許他對柏樹這植物有特別的愛好吧？但他是經過死了這許多年了。這年代的久遠恐怕連他的子孫都一時數計不起來，那又叫我如何去探詢呢？但這株柏樹後來漸漸地成了我很好的朋友。（我希望這種種植柏樹的人在墳墓裏能夠知道）。

每一個早晨，當我推開書室的東面的窗子時，我就望見它了，它鎮定地站着，像一個參禪的老僧。起初，當我剛搬進這宅子時，我討厭這株柏樹，曾想設法把它斫掉，因爲它破壞了這庭園裏繁花的艷麗和熱鬧。但經過了一些時候，我這厭惡的心理慢慢地消滅了。當我每次放下了我的筆，或是合上了我的書而抬起我的頭來的時候，我看見這株柏樹。它用冷冷的日光望着我，我便也用我的眼睛望着它。但當我剛把我的目光固定在它的一簇簇的綠葉上後，我忽然發覺我自己在開始想許多平常所不想的事了。以後，當每一個需要深思的問題來了以後，我就推開了那張對着他的窗，靜靜地望着它，讓我的思想穿過許多平素不熟悉的陌生路，到達一個很遼遠很遼遠的陌生的國土上去。靠着它，我作了無數次的深思，我明白了許多世界上的道理。它，這株年老的柏樹，實給了

我很多的智慧。它所賜給我的，比任何教師所賜給我的還多。因為它教會了我如何去思索。

（未完待續）

楊先生

蘭子

「家中窮得這樣，怎麼辦呢？」一個年約三十多歲的男人，獨自在一間屋內踱來踱去，口中重複的唸着這幾話。那不消說這人就是我要說的楊先生了。

楊先生家道本是小康，自幼也曾從名師受課，可惜他故世的父親，晚年不理正務，所以弄得門庭中落，大不比他讀書的時代了。

受着環境的驅使——債主林立；老母，村婆，子女，一家坐吃山空——楊先生不得不拋去家園，接受他姑母的任薦，在她那兒開始過村塾教師的生活。

人情的常性，是會擺顯他的功德，楊先生的姑母，當然逃不出例外，在楊先生初去的辰光，

她還很客氣，後來未免有些不對了，不是今天差遣他到這裏，便是明天呼喚他到那兒，稍有拂意的地方，便能潑口大罵，

「在人簷下，敢不低頭！咽下這口氣吧！況她又是你的姑母。」楊先生心裏常這樣的自解自勸，然而中夜，他常忽然的跳起，或一覺轉來時，捶胸道：『這是我的志業嗎？我能為這幾個小銅錢淹留此地嗎？不，決不，我錯了，我應該立刻就去，陶淵明不是說過「違已交病」的話嗎？況我又整天兒在這裏受人的話氣呢！』

一簇簇的村夫村婦，圍在楊先生姑母的門口在議論着，「什麼？楊先生竟爲了不肯掃地走了嗎？」「不，聽說昨天被他姑太太罵的。」「那

也不值得走。」「那是爲什麼呢？」「我看他近來愁眉不展地，想必在憂愁家中，瘋了，」「對呀！我也想或許他有神經病，不然，館不教，一錢不要走了，世上那有這種人？」

楊先生一口氣回到家裏，孩子們圍着他討要銅板，老母見他喜得笑眯了眼，只有他妻子站在門旁，現出一種不很自然的態度，勉強的對他一笑。

喜信帶來了債主們的光臨，一批批的捷足登門，個個都希望着楊先生給一個痛快的滿足的回答。

「什麼？你們要什麼。要我的命嗎，就給你們去吧！」楊先生仰着眼曠着；這樣，在衆人的失望之下，楊先生的瘋病又飛快的傳遍到各個鄰居的耳朵裏。

賦閒的楊先生，除了有時讀讀古書外，他常獨自走到離鎮不遠的義塚間去，站在最高的一個墳頂上，昂然遠視，居然也時有高世之志，或者臥在溪邊的草坡上，吟着幾首詩歌；可是，當他走到街上，鄰居的小孩子們馬上嚇着遠遠地跑開

了，只聽他們指手畫脚地說道：「楊先生瘋了，別靠他爲妙！」

一天，當他散步回去，一眼看見他那黃髮婆子正同一個隣居阿K在談得交頭切耳，眉花眼笑，這時候的他，真是氣極了，一片壓抑不住的怒燄，立刻冲上了九霄，他祇說道：「以後如果我再碰到你們在一起，無論是做什麼，你們都要當心！」

在離楊先生家不遠的一個隣居門口，站着一個黃婆子，一面哭着，一面指着身上打傷的青腫，對衆人講說他丈夫的瘋病，如何如何的厲害，加重，衆人都哀憐着道：「喲！他這樣的瘋下去，真是了不得，你可和他離婚呀！」黃髮婆子低下了頭不響。

「這樣的事，能對人說嗎？這樣的老婆，要了做什麼？離婚吧；沒有證據，而且也不像我們家中的事；拿手鎗打死他吧？沒有手鎗。」楊先生一個人在他那間斗大的屋裏踱來踱去，尋思。

楊先生的老母，正從隣居家裏轉來，他的兩個孫和孩女哭喊着迎上道：「奶奶，爸爸瘋病又

發了，他在打媽媽呢！」楊老奶奶聽了這話，心裏急得只是上下的亂跳，走進屋中，果然一眼看見她的兒子，在屋中跑來跑去，煞像發瘋的一樣。

血案發生了，在一個夏季的黃昏，太陽消去了它的毒燄，大地猶陣陣的吐回出它的熱氣。一棵桑樹的蔭下，坐着一對男女，像在籌商着一件不好公開的事情，那不消說，就是阿K和楊先生的那個黃髮婆子了。正當他們在切切絮絮的時候，背後鑽出一個人，手裏拿着一把剪刀，對着那

男子的臀部，猛然刺去，只聽得「哎」的一聲，血早已跟着剪刀如泉湧出……

楊先生發瘋病的消息，馬上傳遍了全鎮，幾個大漢同着阿K的親戚，持棍的持棍，拿繩的拿繩，一湧而上，眼前一黑，楊先生的頸項已給扣上。

「爲什麼這樣？他死了，我抵命，我又不逃走。」楊先生還掙出嘶啞的聲音呼喊。「打死這瘋漢！打死這瘋漢！」喊聲擁着人羣漸漸地回向鎮中去了。

回家途中

景周

時針指到十二點，帶着一個枯乾的肚子離開了慈淑大樓，邁開急迫而短促的步子，走向家之路。

一拐灣到了漢口路，下了班的汽車像沒勁的爬虫似的連串地蠕動着，轎式的，蓬式的，跑車式的，福特式的，雪佛蘭式的，別克式的，黑牌

的，白牌的……

汽車是那未的多，短時間中簡直找不到一絲空隙可以穿過馬路，我沒意味地乾站着，似乎參與什麼汽車展覽的盛會樣的；站着街頭的人越聚越多，但那些汽車依然連鎖似的滔滔駛來。

「吱！吱！吱……吱！……吱！」驀地一股尖銳

的煞車聲鑽入了耳膜。

「媽的！你要尋死麼？……什種！……不是人養的！」一輛簇新的一九三九年式的轎式汽車裏透出了汽車夫半個緊着橫肉的臉，他狠狠地指着剛穿過馬路的一個小孩子破口罵着，那種兇狠的樣子，如果汽車可以停下來的話，顯得非把小孩子抓來痛揍一頓不足以洩氣似的。

長長的連鎖不知在什麼時候爲巡捕的警棍揮斷了，身邊起了一陣轟湧，人力車夫們使了孩子吃奶的勁力吶喊着，那種破碎的音浪刺激得耳鼓怪難受的，我加緊了步子，掙脫了這混亂的一羣，

走至石路上，陽光像軟綿似的緊貼着街路，行人的影子給縮成一點，一陣風送過來衣莊店夥友的喊賣聲，在人行道往返流溢着澎湃的人潮中，不時有三兩個給那呼聲吸引過去，他們收斂住疲憊的脚步，貪婪地注視着夥友手中播弄着的衣衫，想找件便宜而實惠的東西。

踏上新街，幾家小館子裏不時溢出了一陣羹菜的香味，像飢餓的導火線似的，這味兒直竄

入我乾澀的鼻子裏，肚子裏給燃起了不能壓抑的飢火，我想用緊迫的步子來遺忘我的飢餓，可是一點也不着勁，肚子裏的飢火熊熊地狂燃得益發不可收拾。

將轉入北海路的時候，看見個一身襤衣服的青年漢子緊隨着一個女人，那漢子嘴裏喃喃地不知在說些什麼，那女子像沒聽見似的一股勁往前走，這樣跟了大段路，那漢子看看沒希望了，他掉轉身子注目到我，我剛想趕緊脫離他的目標，可是已經來不及，他緊貼在我身邊來了。

「好先生！希望你量大福大，佈施窮人一個銅子吧！」我沉默地顧自趕着前程，那漢子操着不純熟的北方話，像支斷了絃的破琴，彈着枯澀單調的詞兒。

「好先生，我本來不敢打擾你的，因爲見先生你手裏挾了幾本書，曉得先生是位智識份子，小的也受過相當教育，拿過中學文憑，只因家鄉發生戰事，就跟着流浪到上海，但在上海半個熟人都沒有，要我上那兒找飯吃；……」那漢子咽了一口痰，抽息了一下，又跟着說下去。

「我現在又窮又病，不！更嚴重的是失業！……先生，你救救我吧，開一點恩吧！……」

我的心，像鍋冷水放到火熱的爐子上似的，漸漸地被煮沸起來了，我再也忍不住的掉頭掃了他一眼，啊！尖削的下巴，高聳的顴骨，簇着一對深陷而沒光彩的眼睛，陽光瀉在他那慘淡的臉上，找不出一絲纓紅，佈滿着裂痕的嘴唇，被風刮得呈顯了紫色，頭髮蓬亂得像圍什草，樣子顯得那樣的愁苦，頹唐，尷尬……。

我靜靜地搜索他的姿態，我細細地體味着他的話，我恬靜的腦子告訴我這不是個欺人的乞兒，本能地同情，憐憫同時佔有了我的心頭，我伸手摸索着我的口袋，找不到半個子兒，總於在一個褲袋裏摸出了一個鑲角，順勢丟進他伸倦了的手掌裏。

「多謝好先生！……」以下又咕噥些什麼：再聽不清楚了，我收拾起回家的道路。

到家裏，肚子裏的飢火不知在什麼時候熄滅了，我懶散地躺倒在臥榻上，半晌，腦海裏還浮沉着那年青漢子尷尬的背影，他那可怕的聲調依

然在我心弦上迴蕩着：

「……我也受過相當教育，拿過中學文憑……不！更嚴重的是失業！……」
我心頭起了一陣不名的痙攣，我茫然像隻迷途的羔羊。

兒童節燈下。

少女對話

彭年

麗娟：那個人老是看着我，真討厭。

婉珠：別對他望。

麗娟：喂！他還對了我笑嘻嘻呢，怎麼辦？

婉珠：叫你別望他。

麗娟：看！他又在對人家擠眼呢！

婉珠：快板起臉。裝出很凶的樣子來。

麗娟：可是怎樣裝得像呢，我并不恨他啊。

華燈初上

秋風

樓下那只巨鐘才打五下，阿秀已把衣服全穿着好了。把臉湊近那面模糊有斑點的鏡子前，微微歎一口氣。你瞧不搽白粉，也不塗口紅，天生的皮色是那麼細潔，嬌美，就像迎着春風高攀在樹枝上的一朵玉蘭。玉蘭不是經不起風吹雨打的麼？阿秀也真是這樣。算起來，做這生意還不到三個整月。然而從前天真爛漫的神情，健麗婀娜的體格，現在全消逝了，毀滅了。空留着一付裹在紅紅綠綠劣質綢料裏，像機器一般供人蹂躪的肉體。天天晚上得在臉上擠出一些笑意，徘徊尋求出錢宰割她肉體的主顧。

阿秀心想；今生的一切磨折和苦難，歸根結底要數到命苦。短短不到二年，自己竟從神仙也似高中女學生的地位，一直跌到在街畔賣笑。這筆賬真是從何處算起？要不是故鄉不守，怎麼會

舉家遷避？要不是在路上躲避飛機，怎麼會跟父母離散？恨祇恨瞎眼認錯了人，死跟着那位狠心的遠房叔叔。受了他的甜言蜜語，被騙到上海，墮在這十八層地獄裏。

說現在的環境像地獄，也何嘗是過分。過房的爺和常家姆媽這一對，簡直是閻王。自己賣身得來的錢，多半在他們一雙煙槍上化爲烏有。鐵青的臉，永遠像板門似的一點不露笑容。還有天天晚上跟着自己不離寸步的娘姨老四，一天到晚擺動她那雙露出在紮腳褲下的小足，東撞西撞，吱喳吱喳，一看見便覺得滿肚子不快意。最可憐的是與自己同身份的十幾位女郎，無休無歇地熬擠着精和力，來還這不知名，永無窮盡的債。

「阿秀」揚州娘姨又尖着喉嚨喊了「這一會要趕快些啦，街上玻璃管全亮了」（註一）

「呀！來啦，姆媽就來了」阿秀趕緊披起那件紫黑色大衣，帶說帶衝下樓梯。

揚州娘姨向她一看便板了臉說：「你瞧，這孩子，你這是去找客人，不是去送喪。臉上黃黃的，快上去打扮去。鳳囡，秀秀，三寶，她們都早已走啦！」

被她一提醒，阿秀喫驚地摸摸自己的雙頰，一面示意叫她小聲些，免被上首房裏當家姆媽聽見，又惹出不必要的毒罵來。一面趕緊撩起旗袍下擺，急急上樓塗粉去。

(二)

走出門來，天已全黑了。阿秀怕時候不早，在路上急急忙忙三步併二步走着。耳邊聽見那娘姨強操着蘇白：「慢點噠，大小姐，慢點噠，當心電車。」

跨進大世界大門，阿秀覺得反較外面清靜些。原來天雖黑了，時候却祇六點多。這真是喫晚飯的時候，各場子裏都冷清清地顯得淒涼，祇跑冰場上十幾個遊客在起勁地溜來溜去。阿秀一眼望去，見對門住的蘭弟伏在跑冰場周圍的欄干上

閒眺。她輕輕過去，把右手向蘭弟頸中一插，嚇得她直跳起來。一回頭，見是阿秀，便帶笑帶罵地：

「知道一定是你這小鬼，再玩皮也沒有。秀姊妹，你怎麼才來嗎？」「早知道這樣冷清清，倒可以省出一身汗了。」阿秀說「也不知怎的，吃過中飯才坐着胡思亂想一會，天便黑了。要不是老四在樓下嚷，我真怕要坐到此刻呢！」

「要叫我就坐不住，情願來喝北風。」蘭弟說「我們家的閻王——」

阿秀向她一歪嘴，表示老四在身邊。蘭弟趕緊閉住了口。她回過頭來裝着小兒女央求的神氣：

「姆媽，你看時候還早，場子裏幾個人數得清。讓我跟秀姊妹溜躑一會好嗎？回頭等大京班一開鑼，叫秀姊妹來找你。」

老四先顯着不願，終因為風太大，時候又早，便勉強答應了。

這裏一對姊妹，很親熱地，攙着手，併着肩，緩緩向前走。

蘭弟也是和阿秀一樣的可憐蟲。年紀比阿秀小，才十七。她的過房爺是下層社會中鼎鼎有名的小天津。蘭弟的住處就在阿秀對面。別看她年紀小，這生意却做得比阿秀早。據她說十五歲死了雙親，就此一跤墜進了地獄的牢門。三個月前才和阿秀相識。因為二人性情脾氣都相似，更因為蘭弟也曾讀過一些書，互感身世的飄零，因此更覺得同病相憐。一見面就無話不談，親熱得勝過同胞姊妹。在×世界裏，時常可以看見她倆併着肩，吱吱喳喳談個不了。

走了一會，蘭弟拖阿秀在天橋隱僻處坐下。

她拉住了阿秀的手，懇懇切切問道：

「秀姊姊，你怎麼老是這樣？不聲不響，多思多慮，你心裏在打算一些什麼呀？」

阿秀癡獸獸地望着蘭弟說：

「呀！小人兒，我還能為自己打算什麼嗎？」

我有些不明白自己竟還活着，這活着的有些不像我。我現在不喜歡什麼，也不厭惡什麼，祇有在像做夢似回想到以前，才感到一種又像喜樂，又像辛酸的感覺。但我却愛熬這辛酸的滋味，終想

一天二天儘坐着做夢，尋求一些渺茫的甜味，可恨又辦不到。」

蘭弟把臉緊貼着阿秀的右肩，幽幽地說：

「秀姊姊，我不大懂得你的話，可是我終覺着你和我是長着一個心眼兒。當沒有認識的時候，我是死心塌地渡這還債似的日子，糊糊塗塗，也不思前，也不忖後，過一日，算過了二個半天，覺得光陰倒也過得快。可是遇到你以後，深覺心裏有一塊搔不到的癢處，有一股填不平的怨恨，左也不是，右也不是，總想有孫行者那一點點本領，把天和地翻一個轉身痛快。秀姊姊，這到底是什麼緣故呢？」

阿秀說「蘭妹妹，你的這一種感覺叫『不平』。古書上就有『不平則鳴』這一句話。意思就是說，生物受了不平的待遇，要想反抗。」

蘭弟一聽：

「照你這樣說，難道我在想反抗麼？」

「我怕是的，」阿秀繼續說「但這全不可能。因為你看：一只貓餓了，牠會叫。一個孩子餓了，他會哭。哭和叫就是他們反抗的表示。因為

他們要得到食品來維持生命，維持生命是天賦予一切生物的一種特權。但我們——」

「但我們？我們不也是天天吃飯麼？」蘭弟搶着說：

阿秀臉上劃過一道苦笑，再解釋道：

「你錯了，蘭妹妹。我們雖也喫飯，也活命，但我們是給別人活的。你看，汽車不也吃進許多多藥水嗎？（註二）但要東要西的權柄，却操在司機的人手裏。所以我們吃飯活命，不過是被別人利用吧了，等到我們達到了『老爺汽車』的年齡，早被別人一脚跌開了。還有人給我們喫飯麼？」

蘭弟的臉顯得焦急，慌忙問：

「那我們怎麼辦呢？難道等死麼？」

阿秀深深歎一口氣，無可奈何地回答：

「怎麼辦呢？還不是聽天由命！」

蘭弟忽然和阿秀擠得更緊，急急地說：「不能的，好妹妹。從前不認識你，我壓根兒想不到這些，現在我全明白了。但你自己說，連一只狗，一只貓，餓了都會反抗。我們爲什麼不能反抗

呢？」

「你癡了！」阿秀說：「你向誰反抗去？今天逃過了一個小天津，明天會有十個更兇的來找你。看這諾大的城市，到處有着地坑。跳出了這一個，又跌進了別一個。除非你生來就是千金小姐，隨你逞意胡鬧，別人休想損害你一根汗毛。像我們是奴隸中的奴隸，砧上的魚和肉。誰掏錢，我們的身體就是誰的。由他百端作惡，絲毫也容不得自己的主張。你說反抗，我問你，你們家珍珠姊姊今天爲什麼不見？」

「呀！你不知道嗎？」蘭弟說「她被小天津一頓竹板，可憐背上直淌血，此刻還腫着夢囈版喊痛呢！」

「可是爲什麼？」

「爲什麼？珍珠昨晚七點不到，找到一位客，回去被那人直擺佈到九點多，隨後他走了。天殺的小天津心兇，說錢少不算，逼她再來找客人，珍珠才輕輕少噏了兩句，就吃那死東西——」忽然阿秀雙手捧着臉顫聲道：「這就是了，好妹妹。你還不明白嗎？等你全身肌肉換了鋼鐵

製的，儘你去反抗吧！」

蘭弟如大夢初醒，憤怒到極點，不覺跳起來大聲喊道：

「那末我們就甘心苦一輩子麼？」

「怎麼又是大呼小叫的，兩個人躲着幹什麼？」老四來找阿秀，湊巧聽見蘭弟叫，便在下面問。

阿秀趕緊抹去了臉上的淚漬，揚着聲音說：「沒什麼，姆媽，又是買海棠糕的發發想佔便宜，引得蘭妹叫起來！」

「你下來吧，」老四又說「這一會場子裏全擠滿人了。」

阿秀趕緊答應說來了，一面緊緊握住蘭弟的手對她就「好妹妹，別記住剛才那些話，談談玩兒吧了，對我們都沒有好處的。」

臨走，又故意高聲說「明天見吧，蘭妹妹！」

蘭弟站在黑暗裏，噙着兩泓淚水，怔怔地看阿秀一步步走下石階。

樓上樓下，是一片鑼鼓聲。

(三)

像遊魂般，阿秀又開始每天的老功課。謝謝娘姨老四的指示，阿秀已學得許多打情罵俏的玩意兒。憑她生就的那個身材和容貌，早已在庸脂俗粉隊裏，高高佔據着寶座。可是她更聰敏伶俐，她懂得怎樣利用手裏提着的那塊大花綢手帕，一飄一飄地送出香氣，去吸引人家的注意。她也懂得四圍男人投過來各種色情的眼光，跳過去百不一失地捉住可以出錢玩弄她的人。就憑這一點手段，阿秀每天終很順利地完成當家姆媽所畀予她的使命。但是今天却覺得異樣的不順手，從一樓二樓一直到三樓四樓，使盡了各種媚人的手段，依舊找不到一個主顧。愛胡鬧的男人却不少，有拍她肩的，也有撫摩她臉的，更有人搶去她的手帕，把來圍在自己頸裏。但當老四笑迷迷請他們回去坐坐時，就都像一股煙，倏然給風吹散了。阿秀臉上浮着無可奈何的苦笑，心裏直罵着「這班鬼，這班鬼」偏是老四不知趣，還不住攛她說「阿秀，已十點了，你要使出一些勁來才好呀！」阿秀淒然說道「姆媽，到影戲間去吧。那裏

或者有些希望呢！」

於是一前一後，急急奔向影戲間來。這烏黑的屋裏擠滿了人。她倆向最後列的人潮裏擠去。東一撞，西一碰，忽然在阿秀前面突然伸出一只手來把她的去路攔住。阿秀才一猶豫，那手已把她拖住了。阿秀想也好，今晚就買給了你，省得再在北風裏蕩。這樣想着，她就漸漸把身子倚過去，那個人更不客氣，攔腰把她緊緊抱在胸前。

抱着她的那倆只手開始活動。從阿秀的腰部，飛快地往上移。迅速解去了她的大衣，雙手就在她被薄薄旗袍裹着的胸前姿意撫弄起來。撫弄之不足，更一手摟住了她的頸，在她臉上亂嗅亂吻。阿秀把心一橫，摒去了羞恥的直覺，索性和那人更擠近些。這樣相持了一刻鐘，正當阿秀想開口的時候，電燈突然亮了。她趕緊撐起腰，先裝好一個笑迷迷逗人的姿勢，水汪汪兩眼向那人一飄，突然——呀——她驚叫了起來。那個人穿一件黃呢大衣，腰間的皮帶足有兩寸闊。再等不到第二眼的端詳，慌忙灑脫了手，直向老四站的地方擠去。滿口直嚷「姆媽，姆媽，快快……」

祇聽見屋中哄起笑聲，夾着老四的尖音「怎麼你不生眼睛的麼？安南兵是惹得的！」這時候，她再忍不住千人的嘲笑和卑視，晶滢的淚珠直滾出來，雙手掩着臉嗚嗚咽咽道：「姆媽你饒了我吧！我也是因為找不到生意，一時急昏了呀。」

老四全不相關的說「我有什麼關係？祇要家裏的不說話。」

阿秀全身一震，腦裏泛起了皮鞭的影子，又想起了珍珠慘叫的聲浪。一面見嘻嘻哈哈的人羣，潮水般湧出×世界鐵門，不覺又驚又怕，撲一聲跪在老四面前，央求她回去說聲好話。老四挽起牠來說「憑良心說，我也是靠你喫飯，原該護着你了些，但是那一位不像我這般好說話。今晚是沒辦法了，回去我給你說一聲，但總得要看你的命呢！」

委委屈屈地，阿秀趑進了牢門。老四先到上房咕噥了一會，然後出來努努嘴叫阿秀進去。戰抖抖掀起了門帘，房裏是一片烏煙障氣。偷眼瞧見倆閻王都橫在牀上，中間隔着那盞黃豆似的烟燈。阿秀聽見一個鬼叫似的聲音喝着說：

「過來跪下！」
她緩步上前，含着眼淚跪下了。

閻王條地坐起來，鐵青着臉叫道「賤東西，老娘今晚給你交代幾句話。老娘沒從娘肚子裏帶出第一家一當，珍珠似雪白的米糶來養活你們，不是白搶來，要用花花綠綠鈔票去換的。這一個門口的開銷，你該給我一個交代。今晚是第一次，老娘且把來記在肚裏。但是君子一言，駟馬難追。下不爲列。要是下次再單身回來，你知道怎樣交代嗎？」

阿秀忍住淚，搖搖頭。

突然她從枕下抽出一節皮鞭，在空中譁喇一抽，擰笑道「這個！」
阿秀全身抖着，嚥住淚，低低說「饒了我吧，好媽媽。」

「那末記住了！滾出去！」

阿秀踉踉跄跄搶進了自己的房。一回頭見房裏無人，那一股忍住了好久好久的淚，不覺一下子全傾瀉出來。她撲到床前，却不敢高聲一哭，把頭埋在被裏，傷心地喊叫說：

「爸爸，媽媽，你們在那裏呢？來救救苦命的女兒吧！」

(四)

一天，阿秀皺着眉，對蘭弟說「蘭妹妹，怎麼是好呢？生意愈做愈難了。胡鬧的人都不肯出錢。我們的身體竟都不值錢了嗎？」

「哼！」蘭弟不服氣似的撇撇嘴說：「這因爲你存心太忠厚。這班鬼都是最賤最賤的貨色。你想，可以白佔便宜，誰不願意混水裏撈魚，樂得揩揩油？像我呀，休想！誰要找到我，我不死死活活，軟軟硬硬纏着他拿出錢來，就不叫蘭弟！」

「這我全懂得，」阿秀說「我原不歡喜那種拖拖拉拉的神氣，但現在是沒法了。好，停一回見吧，蘭妹妹。」

於是一個向東，一個向西，分道揚鑣去了。

阿秀和老四倆，一前一後踱上了天橋。看見左右有四個小商人模樣的人，坐在一排椅上。倆人走過去，阿秀看見中間一個有鬍子的，指着自己向一個穿馬褲呢大衣的人說：

「關林，你看這隻『寡老』倒生得不錯。給你娶回去做小老婆好嗎？」

阿秀明白這是機會，回過頭去，笑瞇瞇地，却裝着發怒的聲音：「什麼小老婆大老婆？看你樣子，是娶得起老婆的人麼？」

那人哈哈笑起來說「怎麼樣？她竟嫌我窮，來來來！好妹妹！我給你做媒，嫁給這位穿大衣的體面朋友，××綢布莊小老闆。包你事事如意，樣樣稱心，來來來！」

阿秀先向那人瞟了一眼，然後似笑非笑地牽着老四走過來。她插在穿大衣的和鬍子中間坐下，緊緊挨着那個穿大衣的，左手把綢手絹一甩，歪着臉笑瞇瞇地問：

「你這位小開尊姓呀？」

那人真待開口，先給鬍子搶去說了：「怎麼？放着現成的媒人倒不問，你答應讓我們每人親一個嘴，我保險這位小開不逃走。」眾人全附和着哈哈笑了。

笑聲裏，阿秀噘着嘴，裝得氣鼓鼓地：「你這鬍子還想親別人嘴！小心自己老婆被別人親了

嘴去。」

那人忽然站起來，招呼着其餘兩人說：「走走！我們走！我們走！你聽她人小嘴多兇？都是我們在此地礙事，她是在怪我們不知趣了。走走！我們上去玩，讓他們小夫妻自由自由。」

說着話，果真一哄走了。阿秀於是把全個身子，全緊靠着那男人。問這樣，問那樣，化去了許多時候。等到覺得那人可以入殼了，她更把頭塞到那人懷裏，仰着臉說：「天這麼冷，回去玩吧！」

那人像要說什麼，又止住了，把頭點點。過了一會，終忍不住訕訕地說：「住一晚要多少錢呢？」

阿秀雙手圍住他的頸項說：「乖乖，你們小開還計較錢麼？」

真不巧，那三個人回來了。嘻嘻哈哈招呼這穿大衣的回去。那人右臂被阿秀緊緊抱着，臉上顯得爲難，似乎無從決定。

「喂」關林。我看你被她迷住了！這種野雞可以惹得的麼？回頭生了花柳病，豈不壞了名譽

？」

阿秀想起了蘭弟的話，倏然站起來說：「你這人說話不客氣，怎麼野雞野雞亂嚷？請問你，野雞難道不是人？野雞難道不吃飯？」

「喔唷！想不到這賤東西還有這一手！」那人也變了色說：「你這不要臉的東西也可以算人麼？」

「哼」阿秀也不示弱：「我們雖賤，還有那班連賤東西都瞧不起的荷葉大少，才真不要臉哩！」

這句話傷了那人的自尊心。她欺她是一個低微的弱女子，搶過來，就重重在她臉上擱了一下。阿秀弄假成真，氣不過，索性迎上去揪住那人亂扭亂打。其餘三個人大聲吆喝着，老四趕緊上前來解救。這一片聲音引來了一個稽查，他把扭打的兩方分開了，問是怎麼一會事。

鬍子搶先說：「這東西不要臉，沒看清人就亂拉亂扯，衆目昭暉，成何體統？」

稽查嘴唇上掛一截香煙，懶洋洋問阿秀：「你做生意，瞎了眼麼？」

她蓬着頭，淚盈盈伸辯說「不是的，稽查老爺，他先不清不楚——」

稽查不聽她的話，回頭問老四：「派司呢？拿來我看」（註三）

老四拿出了派司，那稽查一手接了過去說：「好去吧！」

四個人整整衣服，露出勝利的笑容，得意揚揚走了。

阿秀急了。她向稽查追去，顫抖抖喊道：「喂稽查老爺！你不能就收去我的派司！這全是冤枉的！你先聽——」

稽查不睬她，依舊吸着煙慢慢走去。

阿秀完全明白，沒有了派司，等於沒有了性命。迫不得已，追過去搶住稽查的衣袖說：「不能的呀！稽查老爺！」

那人陡一回頭，一摔手嗤嗤兩聲把派司撕成了四片。將帽子向上一推，睜着一隻三角眼：「不能嗎？老子就撕了牠，叫你滾！」

阿秀止住了呼吸，驚愕傷心到說不出一句話來。怔怔了好一會，忽然像天崩地裂般哭喊着撲

過去：

「好好！你蠻不講理，你欺我是沒處伸冤的孤女，沒來由撕了我的派司。好！你撕了我的派司，就是摧我早些上死路。我沒別條路走，回去也是活活給打死。好！一樣是死，我終歸沒有命了。今天就和你拼了吧！」

這瀑布似傾瀉出來的呼聲，引來了許許多多看熱鬧的人。衆人一片聲嚷着喊巡捕！喊巡捕！七手八腳抓住這含冤沒處伸的孤女，交在兩個似狼似虎般的巡捕手裏。

(五)

五點鐘，天才漸漸發亮，阿秀給攆出巡捕房來。經過一晚的哭鬧後，她完全變了樣子。蓬亂的髮，襯着那個灰白無生氣的臉。兩眼又紅又腫，頰上還清楚地露着熱淚奔流的痕跡。看她拖着疲懶的身子，躊躇着不知應走那條路，一步步挨過去。天漸亮，人漸多，她也漸走遠了。身邊不住地滑過光亮的汽車，車中載着倦遊歸去的富翁。她也看見挑着滿擔菜蔬的小販，那種汗流滿面的樣子。忽然什麼東西啓了她的思想，一下子

把她帶入了沉沉思想中去。她想：「我可以到那裏去呢，回牢獄？一想到赤着身挨那根皮鞭子，背上直淌血，全身就不自主地顫抖起來。然而不回牢獄，到那裏去呢？親生的父母，不知在天之涯？在地之角？不知已永絕了人間呢？還依舊像我這樣苟延殘喘？可憐在周圍有許多高聳雲際的大旅館，大飯店，那裏面有水汀，沙發，美味可口的食物，然而這都沒有我的份。這周圍更有許多跳舞廳，影戲院，彈子房，書場，但是那也全沒有我的份。談我最忘不了學校吧，這地方也有萬萬千千。每天望着那些活潑潑地學生，挾着書包上學去！唉，那種自由生活，該是多麼有趣！我也去吧，讓我去一溫那美妙的舊夢。但是，昏了！這裏學校雖多，那裏有我的分？然而這沒我的分，那也沒我的分，究竟除了蹣跚在街頭，這世上還有我分的地方麼？」

一轉眼，她又換了一條思想的路走：「呸我錯了。我不該這樣想。我不該想什麼地方有我的分，我倒要問一問，爲什麼這許多享受，全都沒有我的分？一樣是長着五官四肢的人，爲什麼別

人可以窮奢極侈地過日子，而我就連最低生活所需的要求都得不到？要是憑各人的智慧才力來公開較量一下，我一定可以比千千萬萬的人更勝一籌。然而不，人類太不公平了。種種積聚而成的惡思想，惡勢力，惡習慣，支配操縱這社會。極惡無比的壞人，站在社會的最高層，霸佔了一切，除了爲自己不肖的子孫以及一班狐羣狗黨打算外，不許別人有一些發展的機會。我明白了，前次和蘭弟所談的反抗，便該反抗這些東西！但是我是一個弱女子，人人卑視，不屑過往的弱女子。說話罷，沒人聽。動手罷，沒力氣。但偏不服氣，活着看他們揚武揚威，倒偏如死了化做厲鬼去作祟，鬧他們一個家翻宅亂，也讓我出一口氣。倘使在地下能找到爸爸和媽媽，那更好，三個

漪姑娘

漪姑娘知道她名字的人大概很少；一直到現在她沒有結婚，所以人還稱她漪姑娘。

人同心協力，把這個世界翻一翻身，也讓千千萬萬姊妹站起來透一口氣。好罷！我準定不活了！死了變厲鬼去顯顏色，但是還有蘭弟那可憐的小東西呢！罷！罷！顧不得了，蘭妹妹，……你！——

像一陣倏起的狂風般，阿秀緊緊咬着牙，使出全身僅餘的力氣，飛一般直向街中心迎面馳來的電車衝去。祇聽見電車鐺鐺的鈴聲直響，夾着司機的怒聲叫罵豬糞中。阿秀慘聲叫道：

「阿唷——痛……蘭妹妹……」

註一 有一部人稱霓紅燈爲玻璃管

註二 有許多人稱汽油爲藥水

註三 妓女出入遊戲場之執照

婉

大約三四年，她在日城省中讀書。那時她年十八九，秀麗得和鮮花一般的可愛，加之整天的

在書本上用功，尤得着一班教師們的幸寵，真不知多少人拜倒在她石榴裙下，可是她呢，不知怎樣的，只覺得討厭。

她是厭惡交際的，什麼事務，都怕參加；有一時期，她在課後，很愛到操場上去散步，後來不知爲什麼，操場也不到，索性埋首在圖書館裏了。

只有一次，在親戚家宴會，遇着一位徐先生，談論一個學術上的問題，並有好長的時間，不覺厭倦，那知她次日進校，一抬頭在黑板上見到橫七豎八幾個大字「偽君子也！不然，與徐先生何以交頭接耳談得起勁乎？」惱也無益，氣又值不得，她就漠然不理，她從此也不再那親戚家去。不久徐先生結婚的消息，傳到她耳裏，只使她的心微微地一震，但她直到現在沒有和徐先生再見過一次。

悲劇的命運漸漸地開始了，她畢了業也就離開母校，不再升學，在鄉間做着天真小孩子們的保姆。在夜深人靜，月白風清，花香鳥語的境際裏，她漸漸感到現實的不滿，好似有一種需要。

但她說不出什麼，只感到苦悶。在這不滿足的生活裏過了二年，她終於離開了。

因爲心理的變態，什麼事對她不發生興趣，所以只有躲在家裏過着除吃飯之外一無所事的無聊生活。這種空閒的生活對她更不相宜，我們的姑娘脾氣真愈弄愈古怪了，整天躲在房裏，不出門口一步，並且也不願見人。有時似在思索，好像有重大心事一般，有時對着鏡子，緊鎖着雙眉，有時獨自嘻嘻的發笑，無疑的這個樣子不是像有神經病嗎？抑不住內心的煩悶，使她不得不時常咆哮，摔破東西和滾在地上痛哭，也是常有的事，她痛惜青春的消逝，雖她還只有廿一歲，但她明白「時間是不等她的」這句話，衰老之徑就如展佈在目前，她悲傷得哭了。

思慮過度和抑鬱的緣故，她病倒了。醫者不能診斷她的病症，有時熱度很高，會發嚙語。隔了許多日子，慢慢地好了些，可是第二次的高熱度又侵襲來了。這樣經過數度的翻覆，把她病得骨瘦如柴的一樣。

家中對她的病，弄得沒有辦法的時候，只好

送進醫院。在醫院裏，還是同樣的病着，病勢仍是如此，而脾氣却愈弄愈壞。看護們不合她的意，她就發脾氣。在半夜裏時常夢中哭喊起來，把隔壁病房裏的病人也喊醒了。雖經醫生詳細的診察，仍得不到她的病源，惟有叫她靜養。

在醫院中化了不少的醫藥費，當然囉，她的家裏只要她的病好，就是化了整千的錢也所願意的。

病中寂寞，時常可以聽到產婦們生孩子的痛楚的叫喊，使她覺得女子的不幸，她更決定自己的獨身主張。然而一想到同性愛的兩位同學：面色蒼白的瑛，和不時患病的珍時，不禁惘然了。又想到母親般的被許多孩子吵着哭着的煩腦，一幕幕的映現在腦膜裏時，她又爲自己慶幸了。又記得兩位已失去青春的女友，相約爲終身伴侶，同有着特別的脾氣，但見人有異性朋友要嫉妒時，使她又弄不明白，她深深地陷於苦悶的沉思中了。

經過長期的休養她的病漸漸好些了。有人替她提婚事，她是絕對拒絕的。爲了她了解婚姻不

應該是買賣式的，爲了她受了教育的洗禮，有人替她介紹朋友倒也不一定拒人於千里之外。但是她那種不會濃裝豔抹，和不善交際古裏古董的性格，是不會被人歡迎的。除非和她相熟了，和與她經過了相當的友誼之後，才會欽佩她的識見，和愛好她的品性。

她覺悟到做男子的寄生蟲是女子莫大的羞恥，被一個男性輕視，是終身的恥辱，並且是生命史上最卑劣的一頁，認定自己只須努力學問和事業才是光明之路。

話雖如此，她近來也受盡了沒有歸宿地的淒涼，這是誰也不會否認的。每個人都需要有一個充滿快樂空氣的家。以前她是有着可愛的家園，然而最近爲了某種原因，使她與不得回家鄉之感。她咒詛着她的敵人們，是以常常感慨地說着「身似飄零的落葉！」如果在友朋中，彼此問起什麼時候可以聽到你的好消息之時，老是說着五十年以後吧！

像思想見解高超的她，當然不會沉醉在虛榮的享樂中，上跳舞場，哼着流行歌曲，畫眉毛，

塗口紅，打牌等，都是她所厭惡的。她不想要有漂亮的衣服，和怎麼樣打扮才好看。她更了解人生的意義和自己應負的責任。漪姑娘確是一個樸

實者，可惜太老成了。她有靈敏的頭腦，很會幻想，不過要等她的理想實現時，恐怕真的要俟諸五十年後吧！

孤獨及其他

錢昌年

孤獨

天熱，一顆心也給攪得有點癢癢的。不是自尋煩惱麼？——

房間，還不是那所早出晚歸的籠子；牀，依然是每晚在一起的老伙伴；……我，仍舊是一個年輕的單身漢啊！

然而，自己覺得似乎缺少了些什麼。夜裏，我有點害怕那黯弱的燈光。

窗

望着窗外：一朵朵白雲遮着一片青天。白雲在幻化着不同的形態，正如人間一樣：

有快樂，也有悲哀。

沒有停瞬地望着窗外的雲天，直至月亮出來代替了太陽。

孤獨者的時間是沒有價值的。

月光悄悄地射在窗上。窗是沈默的，人的心亦是沈默的。

夢

近來很多夢。

在現實裏所失掉的一切，重新回到我的懷中。平靜了許久的胸膛又開始躍動。

我勝利似的笑了。

……

到醒來，才覺到夢的迴味是苦的。
幾聲夏蟲的歎息撩起無窮的悵惘。

期 待

生命是冗長的，至少有人厭倦它了。
短短沙漠中的旅程已經是難過，那末，冗長

愛 國 者

第一部 第一節

是民國十五年西歷一九二六年的時候，一位富有的銀行家正在上海，姓吳，有着兩個兒子。他家庭前幾代就有錢，至少有三個在這都市裏享着盛名，雖然不同的原由。吳先生，大華銀行的主腦——這銀行在華中華南各處都有支行，主持這家庭的現狀。在青年的時光，他到日本和歐洲去考察過銀行事業，回國以後，立刻造下這片銀行，慢慢的在這新興的民主國內變得很有權

的生命對於一個孤獨者呢？

然而，我對生命仍是一般的依戀。

往往在經過一段艱辛的旅途才發現解渴的甘泉；我相信：在忍受過苦悶的生活之後，會帶給我一線的光明。

賽珍珠原作
凌 仁 譯

力了。

可是他的父親吳老將軍，一個軍人，戰時雖不參加，却熱切的求助於他們，此外，他與銀行就全無關係了。吳將軍，在清末年青的當兒，被派出過洋。他的雙親對於這件事都抱着恐懼，母親竟因此而痛哭並絕食；後來，皇室特別的諭旨，准許他把行期延展至給她一個孫兒之後。直到一個赤紅啼叫的嬰孩，現在的銀行家吳先生，在他誕生後立刻就放到她臂彎裏，她才應允吳將軍，那時是急躁而漂亮的十八歲的青年，放洋出去

。他是在清朝似乎想改革他那老而無用的軍隊的短短的幾年內，和其他幾個青年，被皇上派送的。但是這些改革沒有實現。舉世都明瞭那強有力的慈禧太后支配着她那懦弱的繼承者，她打消他的改革；因此，吳將軍在到柏林不滿兩年的時候就乏錢使用了。他父親寄他足夠回國的錢，就在這時候，這年青的官員認清了銀行組織的重要。銀行家們，他下着決定，才真是掌握國運的人，那不是帝王呢！以後，打定主意：他那二歲大的孩子成爲銀行家才是。

他可能做自己所決定的事物。在他的歸航到達上海埠頭之前，年老的父親逝世了，他的母親淹留不住，拿飾物金戒之類吞服自殺。因爲是獨子，吳先生就覺得自己是吳家的家長了，鉅大的家產，不在上海遠在內地湖南省的舊宅和田地，都是他的了。

吳家的錢被藏儲在奇怪的地方。逝世的吳老先生永不明瞭或信任過銀行。他認銀行是一種純粹的外國人勒索的策略。他大量的現金因此就是多量的銀錠 Silver Shoes，保藏在箱匣內放在自

己家裏。吳將軍第一個動作是將這些銀錠分存進各銀行的庫房。再，使用了大量的銀錠，在當時認作時髦的住宅區——法租界，建造了一所方形的磚瓦的大廈的。他僱傭個年青的法籍營造師從事建造，也請他佈置內部。落成之後，他把全家搬了進去，雖然，這所房子看來頗像巴黎的富屋絕不是中國的。他的夫人向他訴說種種不舒服的苦了，譬如：厚厚的地毯就表示不許任何東西被拋在地上等了，他就告訴她千萬的外國婦女都得忍受此種不舒服的事情。此後，他不再理會她了。在這所屋子裏他平和的度了四十年的光陰，最大的兒子長大了，做了銀行家，其他的幾位生下來，成長，以至幹着各自的生活。雖然他盡了自己的責任把她們都嫁了有錢的人兒，他可永不把自己的女兒們列入他的孩子羣裏去的，而且，責任完了後，也就停止想到她們了。他大兒子和他上了年紀的妻子跟他仍舊住在那法國式的大廈內，到了適當的時期，（他兒子）就和一個受有高等教育的年輕的上海小姐結婚了，她爲他生了兩個兒子，葉珂 I-ko 和葉文 I-han。（待續）

教堂後的墓地

幽冥

這兒是一座冷僻鄉村間的教堂，
背後的墓地正披上夜色的蒼茫；
該沒有半息嘈雜在暗空中蠕動，
十字的碑石緊鎖住密蘊的淒涼。

一切都是死寂，沒有枯葉敢翻身，
沒有鳥敢泣，只迷惘地呆着發楞。
教士們挨過嚴肅與沉默的氛圍，
到墓前祈禱那安眠在土裏的人。

別怔住，你驚奇今朝這裏的喧囂？
像大海裏暴風的狂鳴，浪的怒號。
睜開眼你且看這變了樣的所在，

那紛擾，肆蕩和狎暱就夠你火冒。

這該是那貓兒到這裏叫春的錯，
嗚咽中耐不住形單影隻的寂寞；
引頸朝着牆外，她尖喚了一聲謎，
幾十對饞嘴的貓兒一下子衝過。

苦心的教士們嚇一跳，慌了手足，
丟下聖經，直瞪着眼，肚裏却有數。
到今日這裏不曾見祈禱的虔誠，
悄寂的墓地不再是清靜的場所。

作於聯大圖書館。

詩人的生活

任大齡

山坡下，
有河流，
有森林，
我在河中泛輕舟，
我在林中聽鳥鳴。
我困倦了，
躺在河旁的樹蔭下
安靜地睡去；
野花叢的蟲兒，
池邊的垂柳，
河中的微波，
樹兒的綠葉，
田中的禾苗，
調着微風，
爲我合奏催眠歌。

柔草是我的氈，
花兒是我的被，
香霧是我的帳，
日光是我的火爐，
月光是我的明燈，
我真睡得甜蜜！
上帝的膀臂護衛我，
上帝的恩光照耀我；
我不怕風雨，
我不怕兇獸，
我安穩地睡在自然的懷中，
自然在上帝的掌中。
歲月悠悠，
神恩浩蕩，
我在神恩中度悠悠的歲月！

川中來鴻

春白

×兄：

一年半不見面，話倒無從說起了。

非常快活的——聽說你和仲瑾都到了上海，

現在，上海已不成其爲孤島；內地對我們，反窒息得像沙漠一樣了。在這封信裏，我不打算談什麼流亡經過；或許，隨便寫一點川中情形，倒是一個很適合的題目。

深冬在嘉定，像家鄉初春的時候。伏在樓欄干上，順手撕一片水芭蕉，仍然是綠油油的。山野固執地染着青色；所謂冬天的嚴寒，貧乏得不能夠使一棵天竺的果子發紅；像垂死的面孔一樣沒有生氣。油菜已經開花；新生的小雞也遍地啄食了。儘管在嘉定已經滿城羊皮；可是像我們這班角色，是始終不願意，也不需要把手籠進袖管的。

川人，在一點點小玩意上都非常考究。泥火

盆的外面一定要套個精工編花的竹籃子；和女人們把孩子背在背後的習慣一樣，整天的提着；帶到東，也帶到西。

川中茶風頗盛；泡茶每碗六百。（法幣一元，在四川換錢二十吊；六百文合下江兩分錢。）雖然在這樣的天時，『茶堂』仍然是到處滿座。

一些懶屁股；一清早便上門。幾乎與茶房抽開門門同時的，已經有人跨進茶館門了。埋在竹椅子裏，叫一碗茶，相識或不相識的——互相談談天。用這裏的土話來說，這叫做擺『龍門陣』會下棋的要盤棋子；『愛國諸君』也不妨翻兩張報紙——『張伯倫不是川人吧？怎麼到了倫敦！』『高興的時候，便捏女茶房一把；不高興便抽他的『淡巴菰。』一碗茶泡十開，吃過飯來再泡十開是一點也不是奇怪的。

峨眉山離這裏只有八十里；滑桿一日可到山

脚。去是太容易了——也正因為如此，至今未能成行。

陳榮發大律師

事務所：海防路延齡坊四二號

電話：三〇一六四

中華殯儀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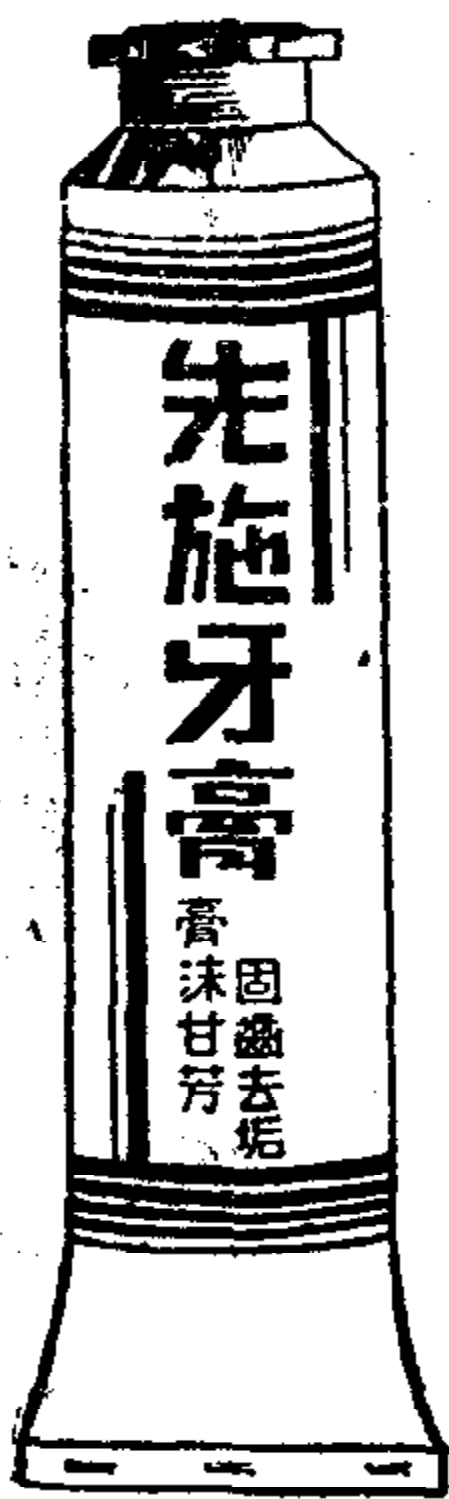
禮堂雄偉 殯舍高爽

服務週到 取費低廉

地址 海防路五二七號

電話 三〇〇八五

先施牙膏



信寫待太拉雜，不想再說什麼了。再會。
弟春伯上

本品用保牙藥劑製成入口藥物即發揮其威力變成氣體滿佈口腔中立將微菌蛙蟲肅滅淨盡用後齒頰留芳精神暢快實事求是謹以敝公司信譽作保證也

製造場三所工友千餘人

一 廣州
二 製造廠香港
三 上海